



没有母亲的秋天

张国勇

从我有记忆开始，母亲就以土地为背景，成为秋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她像种子、秧苗、果实一样，种在地里，长在地里。

那几块地距家不远，只有七八百步的样子，但母亲不愿意耽误功夫，多走几步回家吃午饭，她早上出门时，会用一块毛巾卷上个熟鸡蛋或干粮，带到地里吃。每年夏末初秋，各种蔬菜收获之后，她都要追种一茬大白菜。东北冬季漫长，有冬储蔬菜习惯，一般人家在地下挖两米深的菜窖，覆上玉米秸和厚厚的黄土，窖内冬暖夏凉，所储藏的蔬菜品种不多，主要是土豆、青红萝卜和大白菜。另一种冬储大白菜的方法是渍酸菜。霜冻，下过第一场雪，白雪覆上绿菜叶，母亲会一把大白菜一棵棵连根拔掉，晒去表面水分，用热水烫一遍，再搬来半人多高的土陶大缸，底部撒层大粒盐，再放层白菜撒层盐，直到顶尖盖住整个大缸，搬来青石压在顶上。十天半月后，鲜灵灵的酸菜就能捞出来食用，涮火锅，做杀猪菜、酸菜粉，包饺子，都少不了这味酸菜。

母亲种地有了收获，除了唤子女来取，还让人顺路带给城里的亲人，再送些给邻里和没有能力种地的人。与人分享收获，是母亲日常的快乐源泉之一，因此，母亲在附近村屯皆有好口碑。东北地广人稀，母亲还把自己早年开荒养肥的几垄地送给邻村村民，那户人家十余年不忘，每年春节都带来新米和

糕点看望母亲，说像母亲这种大慈大悲的人，世上少见。

我曾给母亲所种的蔬菜、粮食等收获折算过，如果拿到市场上卖，大概抵得上我一个多月工资。我们兄妹都希望她不要种地，而是由我们供养，希望她像城里其他老太太一样，唱歌、跳舞、旅游，颐养天年，可她不愿意，说好胳膊好腿的，自己种地自己吃，又有两三千退休金，凭什么让你们来养？

母亲把劳动当成享受，把田地当成取之不尽、用之不完的物质来源。每当看到别人品尝或带走她的收获，她的那种自豪和满足感都是溢于言表。

2022年春节，大年初七，93岁的母亲突然发烧，胸口灼热，浑身无力，我背着她走进临近医院，检查结果是胸腔积液，具体什么病则需要到更高等级医院检查确诊。

此前，母亲还在为回家过节的儿孙们忙前忙后，节过完了，她却病了。转到更高等级三甲医院，院领导带领专家会诊，说胸腔积液来源不明，93岁高龄的老人，器官、细胞老化脱落很容易积液，不管得什么病，当前只能选择保守治疗。我听懂了潜台词，瓜熟蒂落，走过93个春秋的母亲真的老了！

吸液要从后背脊椎骨针刺进去，用导流管把腹腔积液导出来，导流期间，人不能吃饭进食，躺、

卧、坐皆难受，而很不幸的是，积液导出多少，便会涨来多少，一个疗程，一向刚强的母亲不干了，她说，我都活这么大岁数了，让我静静地、好好地死去不行吗？这么治，即使活着，也是活受罪。

我有兄长姐妹，怎么治我个人无法做主，当我把医疗专家和母亲的说法一一转告时，大家一致表示遵从母亲意愿，并要陪伴母亲走完最后一段人生路程。兄弟姐妹各有家庭，即使身在江浙的，也停掉或辞掉工作，一个不少地来到母亲身边。

母亲最初依然发烧，胸膛滚烫，冷毛巾敷在胸口一会儿便烫干，积液使肚子鼓鼓的，吃不下一粒饭。昏睡了三天之后，母亲醒来，说在梦中见到了许多有福且喜庆的人，还看到了活在世间的一些人的前世今生，三天迎来送往，可把她忙坏了！还有位神仙样的人给她一枚蓝色丸药……醒来后的母亲烧退了，肚子也不鼓胀，并主动向站在床前的我们要吃食。其后，母亲每一次梦中醒来，都会向我描述梦中的情景，经常会提到秋天和大地上的收获。我也依照书本上的描述，告诉她美丽的天堂是什么样子，并恳切地告诉她，只有像她这样心存善念、一辈子做好事做善事的人，才会抵达这些美好的地方。

三个月后，母亲安详地走了。

其实，母亲生前并没有任何信仰，生活中只管劳作、正直、善良。一些有信仰的人曾来家里诱导，她毫无例外地把人家赶走，说，我这辈子只做好事，不做恶事坏事，死后该去哪儿，就去哪儿！我给母亲的那些描述，是给母亲最后的安慰，也是最后的祝福。

又是秋天，那几片土地里已经没有母亲的身影，岁月的黑板擦，把很多痕迹抹去，包括秋天背景里的母亲。



张国勇，作家，原《抚顺日报》记者。1990年到1993年，徒步全国一千余天，首次实现国人徒步跨越中国版图东西南北四个端点。著有长篇小说《大雪围城》、纪实文学《苦历神州》等。现居抚顺。



早间，友人问，去北山看红叶不？又发了北山的红叶视频：秋后的田畴空旷开朗，红色黄色的木梓树、银杏树俊朗饱满，枝叶下是黑瓦的屋脊和开着木窗的黄泥砖山墙，收割过的田畴里，两头悠然吃草的黄牛，风在其间打着呼哨，一去二百里……这就是故乡了吧？里



方丽清，现居岳西，有散文随笔散见于数十家报刊。

木梓树的哀愁

方丽清

面应该还有漫天的秋阳里眯着眼睛的我……

周末的时候，若遇着晴好的天气，我们是愿意择一处山路，任意东西的。我们看到了摇曳多姿的茅花、杂丛中开得热烈的野黄菊、农家院子里沉甸甸压枝的柿子；也曾遇到小路边一排的银杏，静简古拙的小扇子密密匝匝，还挂了许多我不曾见过的白果……我们在树下望了又望，笑了又笑，又偷偷地摘一枝果子放于口袋里，它们仿佛都在说：秋在这儿，秋在这儿……可是，我们不曾遇到一棵木梓树，不曾见过那抹酡红，不曾听见细碎的窸窣的落叶声。

秋天，枫树红了，松树红了，银杏红了，还有许多不知名的杂树也红了，我却独爱木梓树，或许只为着那些模糊的童年记忆吧。那天再读红楼，读到“树树烟封一万株，烘楼照壁红模糊”一句，明明晓得是指桃花，不知怎地，却立马就想到木梓树了——一棵棵的木梓

树，斑驳粗黑的老干虬枝，或立于田畔溪边，或立于暮色夕阳，“乌柏经霜满树红”，和花一样绚烂，却又那样静美。

那时候的我们会用木梓树心型的叶子编成长长的辫子，比着谁的更长；会用竹夹子夹着白色的木梓弹射，手腕又酸又痛；会在暮色里回家的路上，看木梓树和夕阳一样红艳着又慢慢隐去。

听老父亲说，老家铁炉冲那里，往年木梓树非常多，生于旷野、塘边、疏林，可围抱的也不算稀奇。当地“方”是大姓，族里有一个油坊，在塘边上，我家占了四分之一股，油坊主榨青油，皮油，就是用木梓树的白色种子榨油，皮油可制蜡，青油可点灯，灯极明。不识字的小脚奶奶是掌柜的好帮手，收籽，折算，称油，全靠记性和心算。老父亲至今还是啧啧称奇，不知奶奶是怎样做到的。

“余冬月山行，见柏子离离，误认梅蕊；将欲赋诗，偶读江岷山

太守诗云：‘偶看柏树梢头白，疑是江梅小着花。’”。这是清代袁枚在《随园诗话》一书中描述乌桕果实时讲的一个小故事，乌桕是学名，木梓是小名，除了叶，深秋枝梢晃荡的乌桕果也是极可爱的，映着顶顶蓝的晴空。不知何时起，木梓树愈发的少了，红叶子也少见了，仿佛模糊的影子，和奶奶一起消隐在岁月里。

不过我们家潘先生种在阳台鱼池上的那棵木梓树慢慢地大了。阳台上的这个小伙伴今年夏天打顶修枝后，颇有几分姿色。秋天的时候，脉络一点点一丝丝一缕缕地红起来，红得几乎要沁出血来，又一片一片地落，落在阳台地上，落在鱼池水面上，悠悠地晃着，也能装点一下秋意。我虽爱它的，不过觉得还是少了一些意思。

这几日，早晚已是寒意浸浸，秋色再浓，也抵不住一场一场的霜风，这样想着，我不禁期待起北山的红叶了。